論語詳解

論語詳解卷十二

郝敬解

顏淵第十二○前篇多論弟子之行弟子莫如顏淵故次之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人身渾然天地聯萬物爲一體故曰萬物皆備於我矣萬物皆備曰仁仁也者人也人耳目口鼻四肢腹

心具即己己者我也己內天眞活潑脉脉與大虛流通發越布散以及家國天下親親仁民愛物禮儀威儀莫不有自然之天則曰禮仁藏諸用禮顯諸仁合外內之道也故人所以肫肫而爲仁者不越己己所以須然否隔而爲不仁者亦惟有己有己則私意錮蔽將天地萬物體段隔作窠臼故氣質之負固也如堅城須用大師克一朝蕩破即故物依然是曰克己復禮禮之言履也仁渾然中存而外有儀則可履中和致天地位萬物育三千三百悉歸踐履則爲禮而涵藏則爲仁仁藏己內如果實仁藏甲內其根幹花

葉具但甲閉則生機不復如形骸隔則三千三百之用不顯萬物一體之量局在軀殼之內不得與天下通克己者如果實墮地震雷一發乎甲迸裂千枝萬葉敷榮而出復還舊觀矣自己及物高下散殊粲然帝則流形如萬物相見乎離太和元氣充滿宇宙合爲一體是謂復禮而爲仁故夫一己也不克則有我違乎中正之禮而局爲己克則無我復乎中正之禮而化爲仁天理人欲本同出有志爲仁者但患禮爲己奪而不得復斯仁爲己隔而不得通耳然克難不易復亦非難己惟我耳苟一念清淨即道義門闢一

日之間欲淨理還即廓然物我無礙痛癢相關視人猶已愛人人親禮人人答凡有血氣孰不歸依斯人之徒孰非吾與八荒在仁育中矣豈外已而他求乎可知己雖小而併包乎天下天下雖大而槩括於己爲仁者固不可私己而外天下尤不可馳騖天下而舍己天下其枝幹也己其根荄也己即仁之本體克己即仁之工夫人各有己己各爲仁爲仁者爲己之仁也儻謂爲仁不由己也而由于人乎哉夫己不可人代而爲己仁豈可人代而爲仁凡事由我則易由人則難言人反己以決其機之近而易也顏子聞言

心悅遂請克復之目目條件也請其條件爲功課實地也視聽言動皆己也勿者禁止之辭易云有不善未嘗弗知知之未嘗復行克己知幾非待發而後禁也非禮勿視聽言動凡有視聽言動皆禮也視聽言動者禮之端親親仁民愛物中和位育達諸天下者禮之全也必視聽言動無非禮則己克而後能親親仁民愛物中和位育可致也蓋德以凝道道以行德德莫大于仁道莫大于禮禮復然後天下歸而仁全也禮記四十九篇無非爲仁之目

或曰己者何也曰身也仁體諸身禮以脩身齋明盛

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仁人心也心本無形以身爲郛郭形爲心累以禮爲範圍故禮天子達乎庶人皆以脩身爲本身者內外顯微合者也與中人語必教以防外養內因顯通微曰脩身與顏子語變爲克復全體一貫亦非有異於脩身也復即易卦之復復即仁也初九不遠復子云不遠復以脩身也易卦履即禮也行曰履初九素履往无咎子云素履之往獨行願也恒人行不如願秖爲己不克明知邪色牽于色而視明知淫聲牽于已而聽言動亦然明知當孝己以妻子忘親明知當忠己以身家忘君凡世上好

事躭誤皆因有己禪家謂纔下著刀即克己也能克己則百累迎刃解孟子謂其身正而天下歸之已克而萬物一體之量可立覩矣或曰克己必復禮何也仁者慈和徧覆發生而任自然禮者恭敬嚴恪整飭而有品節不自然不得為仁不整齊純任自然則流為放逸養成宴安之已故先王以禮齊民民有賢智愚不肖過不及之差須用齊齊則已克如今之憲綱禮嚴雖過親故必勉強屈抑以合朝廷之禮若任情自然則上下乖故禮聖人所雅言也由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通謂禮堯舜不過脩己以敬以安百姓顏

子學聖人不過約之以禮仁為善之長禮為嘉之會萬物至夏相見乎離而後生意滿足故周禮以禮屬春官亦仁意也解者謂顏子之學直捷惟克己己克禮自復一日天下不落階級如此則懸空無實地與佛說無我相清淨大法身相似見性即成佛更不覩會通以行典禮如是則言天下之動而可惡言天下之賾而可亂矣是生煩惱蘊陰惟不知以禮脩身無君臣父子夫婦敗常亂俗而不可用邪正之大分也或曰禮言復何也曰禮在天地間雖品節森嚴而高下散殊皆自然之體序曰天序秩曰天秩天者自然

也大而發育峻極小而三千三百視聽言動莫匪天則孟子謂天下之故利而不鑿行所無事者也克己者疏其滯撤其蔽還其故以合天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是以文王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孔子從心所欲不踰矩故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非人力創造而强世故曰復也或曰禮亦繁矣一日何能卽復曰一日天下者甚言其不行而至不疾而速所謂德之流行速于置郵而傳命易云介于石不俟終日子云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此也量包乎天下而幾存乎己取必于天下終身未易企

取必于克己。一日可豁然。一日者。先難之終。天下者。後獲之始。顏子擇乎中庸。得一善拳拳服膺。至於三月不違。則天下歸仁之日矣。佛氏以頓覺為上。所以荒誕無實。聖學由己達天下。而以禮為實地。大人舉禮。官天地。宰萬物。制羣動。人己兼成。萬物得所。而後天下歸仁。是禮復之日。堯舜功成之日。夫子七十從心之日。顏子雖從末由之日也。惟反求諸己而不由人。所以謂之一日而天下。非如佛氏頓悟之說也。或曰顏子克己與原思克伐何如。曰顏子心體空明。念起即覺。覺即化。其言克者。恭己無為而折衝萬里。知

幾如石不遠之復故曰仁也原思怨慾已萌而力制
不行其克伐如石壓草如捫漏舟艱難強持故曰可
謂難矣仁則吾不知也或曰四勿與子絕四何如曰
勿之爲字象旗通作物周禮雜帛爲物所以指麾三
軍使進止也顏子功未離下學以志帥五官故曰勿
聖人翕卷無心不用節制而四體從心意必固我斷
落無遺是曰絕也然請事斯語自是塵累輕而奏功
易若他人聞四勿覺耳目塗塞手足桎梏豈能欣欣
從事非禮勿視聽言動即克己也視聽言動以禮即
復禮也請目請事仁以爲己任即爲仁由己也惟顏

子能之
三才居中惟人人惟己己者我也克己者勿我也意必固總成我勿意勿必勿固總成無我無我即同天同天即萬物一體即仁也仁與己非二公私大小之分克與不克耳惟仁者能破除形骸然無禮則克後必爲釋老之荒宕王何之清談嵇阮之任放與世教無管攝猶之人而不仁如禮何者也故禮者聖教之實地聖人所以主靜立人極定之以中正仁義也顏子聞言請目己知偏上非仁視聽言動實地也下學而上達也克去己既與世不相隔閡復還禮又與世

相撿押所以高明中庸廣大精微洋洋優優成爲仁也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申明克己所以爲仁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申明爲仁所以由于克己爲仁由己之己卽是克己之己仁者人也人者己也其克復而仁由此己其不克復而不仁亦由此己聖狂同己存乎善變佛氏謂色身卽法身心迷法華轉心淨轉法華蹈襲此意朱子謂克己之己與由己之己不同君作人物相對之己與克己之目不似非也克己正以克其不與人通之己也人己通卽是仁試從視聽言動非禮時省己如何此血肉爲主聲色臭味爲

障人已隔越痿痺不通不仁可知又從視聽言動勿非禮時省已如何此德性爲主聰明肅乂爲用億兆一體痛癢相關仁可知惟其人已不通所以克已何謂不相似

此章聖賢傳心之要言無枝葉顏子所問者仁之大全克己復禮四字本體工夫一言蔽之矣爲仁舉成功言四勿非空寂也理不離事但勿非禮不勿視聽言動以此洗心退藏于密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即脩己以安百姓篤恭平天下所以天下歸仁也四勿在他人必若禰顏子自然森發克己在他人

必矯彊顏子自然易簡一日天下在他人必疑阻矯
子自然會通克復為仁在他人必墮空虛在顏子知
有事目故此章之說非顏子不得聞
不曰視聽言動以禮而必曰勿非禮乃所以為克也
便是直截易簡工夫人本一片虛靈大虛生人全付
予一大虛萬物皆備秖緣有我賺誤自有自失亦惟
自克自復而已更不勞分外添補禮者聖人雅言學
者隨身規矩欲仁惟復此欲復此惟勿非禮勿非禮
便已克便禮復便是仁直與顏子掃除乾淨不帶一
毫藤蔓不由旁門直入下章語仲弓便費周折矣

耳目口體四者神明之用便是神明之賊如水以載舟即以覆舟存乎操之有方所以爲克己也心不能離五官自爲心故爲仁不曰心而曰視聽言動害心者五官也聖人雅言不詭而義理精切二氏竊襲爲五蘊六入十八界黃庭內外景百神千奇萬怪不出四勿之內

視與見異聽與聞異見聞無心視聽有意四者相因始于見色見則聞聲聞聲則與言與言則邪動作已遂成而不可克矣故道書云機在目不見可欲使不亂不視自不聽不入耳自不出口不欲言自不動

不敏請事此事原不在敏顏子如愚所以非禮之來
如山岳不可撼仲弓不敏自是氣質敦重非但泛然
謙辭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
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
事斯語矣
仁者無時忘敬一出門卽宜莊嚴人情惟見大賓則
敬常如見大賓可焉仁者無時忘誠至于使民尤相
感通人情惟大祭則誠常如奉大祭可焉出門敬他

處可知矣使民誠他人可知矣非出門不宜誠也誠而不敬或疎于容止故脩己者敬爲急非使民不宜敬也敬而不誠不信于人心故與人者誠爲急敬主儼恪誠主惻怛脩己用人各有攸當也見賓使民皆心上功夫欲惡施受則推己及物强恕之事家邦無怨得之行恕多而誠敬爲本誠敬則忠忠則恕未有驕泰詐僞能推己及人者脩諸己必誠敬施諸人猶己如此則在我無營乎計較而怨尤之根不生在人無爭競嫉妬而怨仇之隙不起坦蕩居易無入不得仁者安土樂天惟此蓋仁通天下爲心而怨爲之剃

棘公生樂私生怨有怨則出入俯仰無往非長戚之境君子所以貴悅樂不慍也故曰仁者不憂正己而無求於人則無怨非但人不怨我耳佛氏煩惱即怨朱註謂因人自考迂矣怨與惡異君子不能必人無惡能必人無怨士雖有道人或作惡苟非害人人不怨之怨者仇也仇之而無可若何故怨司馬遷曰怨毒之於人甚矣故聖人不教人遠惡常教人遠怨由此以論怨豈自考之物乎

主敬存誠行恕遠怨語雖逐項工夫圓融非零星雜施也問仁同而與顏子語渾淪不可端倪與仲弓語

綿綿密密語上語下之分也顏子知幾聞一盡解仲弓未詣矣第方知顏子屢空人我障輕一克己便與人通故曰天下歸仁仲弓未詣推勘于人己閒方能同人故曰家邦無怨請事雖同難易畧分要之主敬存誠行恕亦己克禮復矣家邦無怨亦天下歸仁矣成功一也

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訒去聲曰其言也訒斯謂之仁矣乎子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訒乎

仁者其言也訒此語下而兼上也司馬牛疑而再告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訒此但語下耳聖人教人機緣

不投即不強聒與子貢言貧富與回孰愈末局相似凡人放言非但因孟浪見理愈明其辨愈礙此緣于無養凡立誠自不妄言始多言則喪志言寡則神存入心放先從口洩聖人常教人謹言非獨爲顧行耳仁者淵默而雷聲闇然而日章當理直氣壯懸河欲吐時自然從容停蓄有含宏靜密之思天定神閒所謂吉人之辭寡顏子如愚無言默識方能及此故曰仁者也夫子因司馬牛有兄弟之患難而性躁多言故教之以此此四勿之一也善學者舉一會通而牛不達且少之可見其心麤氣浮不能訒言之病根也不

憤悱則不復姑就言上解釋其疑爲之飭爲仁也言之飭言仁也爲仁難則言仁安敢易此權宜分疏未便是仁者訒言之心亦非申明訒言之盡仁也仁者言訒非獨以行難訒言亦未遂盡仁司馬牛之疑亦未爲非但不能因言以究仁者之心而徒執訒言以盡爲仁之事非知仁者也故難與深言仁而但飭言顧行之理曉之論其至如春秋無毀譽聖人訒言之大者曰我欲托諸空言不如見諸行事此爲之難言之所以訒憂天下萬世仁莫大焉論語二十篇字字緼藉見聖言之訒如莊周瞿曇氏便是言不訒

昔嵇康從孫登學三年不言郭文舉亦不言禪家說三十年不說話佛也奈何不得此二氏偏枯之學而其爲訒會養心同也如雷發聲陽氣洩會須有時如鐘鼓不待叩自鳴則爲妖人心恬靜不妄動自然含默不妄言故惟仁者言行爲一恒人以言行爲二謂不行但言何妨仁者視妄言便是妄行言之所及比行更遠天下不見君子之行而皆聞君子之言不當行而行但誤己不當言而言併誤人所以言比行尤急不但愛行不顧耳夫子秪因司馬牛處患難戒以訒言未遂及此而平日惓惓教人謹言寔以此

說文訒頓也頓躓難言也通作認从言忍聲刃在心上有吞刃剌腸之意操心之一端與顏子言渾全與仲弓言詳悉與司馬牛言畧舉一隅而已

司馬牛名耕或云名犂向魋之弟出宋桓公後故爲桓氏世官司馬又爲司馬氏魋兄弟五人宋景公嬖魋魯哀公十四年魋之寵害于公公將討之魋先謀公公攻桓氏魋入于曹以叛公使其兄向巢伐之不克魋奔衞巢奔魯司馬牛致其邑與珪而適齊魋奔齊牛又致其邑而適吳吳人惡之而反趙簡子召之陳成子亦召之卒于魯郭門外阮氏弟子解云牛爲

人性躁好言語見兄弟行惡憂之故夫子教以訒嘿而牛竟奔走死于道路故聖書爲著蔡也南容三復白圭故嘿足以容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矣乎子曰內省不疚救夫何憂何懼

前章訒言因問仁而教以含容此章不憂懼因問君子而教以寬和處兄弟之難仁人君子用心當如此卽是學問實際也世上無浮躁之仁人亦無煩惱之君子孔顏樂處惟不憂憂者愁苦無聊之情懼者倉皇失措之狀憂在事前懼在臨事不憂懼便素位而

行悅樂不慍正己不怨故曰君子司馬牛少之以不憂懼可強持耳不知君子不憂懼由心上自得孟子謂浩然之氣集義所生非義襲而取之也平日所行合義內自檢點無招釁取咎之端外患之來於我何損雖處橫逆正是存心之地不愧天不怍人雖憂何憂雖懼何懼上章訒言其旨微牛未達故淺釋之此章不憂懼其旨切牛又未達故直釋之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無子夏曰商聞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

聖賢當死生貧賤富貴之交動稱天命天命何物乎有心乎無心乎栽者培之傾者覆之非無心也盈虛消息屈伸自然非有心也非有心則不可以規避非無心則不可以倖徼樂天知命者惟自盡而已恭敬乃弭患之道事天爲立命之本能視四海爲兄弟則天可回而命可凝矣有失卽不是敬無禮卽不成恭恭以敬爲本敬主于內恭見乎外四海本非兄弟子夏故爲同人之說猶乾父坤母民吾同胞之意盡道則疏者可親失道則親者亦疏致規諷之義寬寡助之憂云爾解者拘拘然以親疏差等爲辨左矣

向魋叛其君又欲殺孔子惡亦稔矣其弟子頎子車同惡故牛憂己無兄弟夫兄弟雖不才猶之兄弟也周公不以管蔡不仁而歌常棣曰凡今之人莫如兄弟此仁人君子必恭敬止之心記者記牛之言以見其不能訒而有愧于仁內多憂懼而有疚于君子也然子夏能寬友之憂而及其子死哭至喪明樂天知命不憂是以難耳

博物志云天地四方皆海水相通地在其中七戎六蠻九夷八狄皆近海總謂之四海或云四海通謂之裨海外有大瀛海環之爲百谷王東海南海今中國

邊境易窮漢史東道極於黑齒國西道極於烏弋山
離國烏弋山離去長安萬二千二百里行可百餘日
至條支國臨西海又乘水西行可百餘日近日入處
云于闐水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河源出
焉康居去長安萬二千三百里其西北可二千里有
奄蔡國臨大澤無涯蓋北海也此天地之極際矣餘
詳第十八篇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
也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

子張務高遠而問明猶問十世可知意不在近而在

遠也夫子告之即告由誨汝知之之意使反求而無蔽于心也蓋堂堂之士或高視於千里之外而闇冒於眉睫之間浸潤之譖膚受之愬目前至近而險於丘山者也于此能虛心詳審則姦險之計不得行而蔽撤于至近即明燭于至遠豈必求諸遠乎凡人明不見遠皆近蔽之耳

浸潤膚受四字便照徹小人肝膽譖譖他人事不干己急則人疑閒言冷語使人不覺如水之潤物漸浸以入也愬訴自己事緩則不能動人須猛然激烈如肌膚受刺痛楚迫切也不行謂彼計不得行也二者

常借拟于愚暗之人而吾精鑒足以照之故謂之明常觸發于褊急之衷而吾寛洪足以容之故謂之遠遠卽明之不蔽于近者耳如牆樹隔閡坐見郊坰任微言危言急投緩投安靜不動所以見遠

譖毁也旁入曰譖譖者辞也如辞之著物也愬與訴同訟也易曰履虎尾愬愬哀控之狀二者皆讒言稚古蔽明莫如讒以百口百心之奸巧塗兩耳兩目之聰明自非曠然遠覽焉能無動司馬攸箴曰勿曰父子不閒昔有江充勿曰至親匪戚或容潘崇謀言亂眞譖潤離親驪姬之讒晉侯疑申抱朴子云漸漬之

久則膠漆解堅浸潤之至則骨肉垂析塵羽之積則沈舟折軸三至之言則市虎以成詩所以歎采苓采葛書所以憂巧言讒說也故明哲莫如辨讒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上聲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首三事太平全盛之業帝王爲政之經分田制里不奪農時則食足矣無事而耕散處爲民有事而戰連合爲兵簡之以時教之以方則兵足矣平日上之恩義淪浹于下下之心志聯屬乎上凡此供租賦執干

[illegible]已終事效死之民則信之矣然斯三者道德[illegible]
[illegible]并存王者以此致經濟霸者亦以此圖富強聖人
但謂軍旅未學而其論政乃以兵先信子貢通達知
道德功利當有辨乃設爲必不得已之問一不得已
先去兵再不得已寧去食去兵猶言少也非故欲去之
事窮急寧少一件耳少食則必死而使信猶足以立
乃知天命人心之樞機與生死存亡之斷案超然在
功利富强之外王道霸術所以分也
兵食足而民信此無事時就現成言政之大全也非
一槩并致須先制田里定軍賦然後興教化兵食足

謂公私兼足也府庫充而民亦飽煖量口從役而田無加賦如是則上下一體君民一心信乃可保信者親上事長之實心在有食有兵之日無忠信之心過無食無兵之秋必有爭奪之患故信爲要子貢以信後食與兵此富强之政耳儻食兵不足而信可少乎故以三者緩急次第探之而後知信之果重也蓋兵去食存民即是兵猶可相守此不必申說至食去則死必矣所以可去者謂死本人之常而有信則有所植立不立則無憑藉無顧忌將子棄其父臣棄其君土崩瓦解復何能立所以勢窮獨信可仗寧無食餓

死不背信而生如唐張巡許遠以睢陽孤城抗强虜援絕力窮是去兵也至羅雀掘鼠而食是去食也士卒竟無一人叛者是終不去信也以此而死有餘烈焉然則爲君者固不可以無食無兵之民責其信當先民而謀所以生爲民者尤不可以饑餓窮困之苦忘其君當全信而思所以死則各盡之道矣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鞹

廓猶犬羊之鞹

棘子成衞大夫蓋老莊之流也君子謂貴而在上者

與後進禮樂之君子正同質謂朴畧文謂物采而已矣者決然盡絕之辭何以為者憤世嫉俗之意言王公大人惟取簡朴何用文采此洪荒之風偏詖之說夫質有文如形體有衣冠也有形體而無衣冠則披髮倮跣無異禽獸故有父子不可無家法有君臣不可無朝常有秩叙然後親疏辨有等級然後貴賤分質之有文先王所以明微别嫌也子成徒知矯世俗之奢而强君子以無文其流獘為佛老之滅倫為許行之并耕為嵇阮之任放裂冠毀冕敗常亂俗自貴始夫天下何可一日無君子乎如子成之說君子是

同君子于小人耳說君子猶云論君子也士論爲名教之樞機附耳之語流聞千里言出於舌如箭離弦雖有駟馬輕車追何能及今斷然以文爲不可有而要之文決不可無可說不可行其必有悔質猶文文猶質即子成之說而譏其混同無別也曰何以文爲則當文者無文何別于質曰質而已矣則當質者亦以皆質自同于文使朝廷猶草莽草莽猶朝廷上下不分貴賤無等王公大人何異于僕隸厮養乎虎豹猶文也犬羊猶質也三猶字緊相遞易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朴陋無文犬羊

之質也虎豹殊於犬羊者惟以皮有文也今虎豹去毛徒皮則鞟而已熟皮曰鞟有質無文雖虎豹何異犬羊乎此名分等級所辨如子之說何其嫌疑不分使君子至於此極也言不可不慎故曰可惜朱註謂子成之言有君子之意非也解猶質二句謂文質相等不可相無與下二句不協上猶字與下猶字作兩樣猶文也下補畫去其文等語謂子貢言無輕重非也註疏近之子成之言僻子貢持論甚正

棘姓之後為棗氏文从朿朿音刺棗木重喬低者為棘棘小棗名○虎孕七月而生故首尾長七尺其毛

文斑豹似虎其文圓如錢豹一名程列子云程生馬
註云豹也○虎者金行參伐之精虎出有時猶龍見
有期陰物冬出陽蟲夏出參伐以冬出心尾以夏見
參伐則虎星心尾則龍象也○埤雅云虎能畫地卜
食行以爪拆地觀奇偶而行今人畫地觀奇偶謂虎
卜○虎皮曰臯比春秋傳魯公子偃蒙臯比先犯宋
師註虎皮也樂記武王克商倒載干戈包以虎皮曰
建櫜櫜臯通臯陶之臯通作咎咎與櫜通詩云載櫜
弓矢比讀皮五行家謂土氣比和臯比猶櫜皮因武
王以虎皮櫜藏兵器後遂謂虎皮爲臯比取偃武崇

文意講師以爲坐席宋張子厚聞二程講學勇撤皐比卽此○大詳第二篇半詳第三篇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庸君論事苟且目前聖賢謀國常懷遠慮哀公時三桓專魯賦稅不入公家加以年饑十二年十三年皆螽連年伐邾有齊難經費不支問於有若意欲加賦于民以救然眉之急有若請行徹法徹通也周人法古井田什一而稅取君民相通之義而爲徹卽古助

法也自宣公朝什一之外又履畝稅一是什取二也故哀公謂什二吾猶不足也今欲什一是反少也曰吾不足謂不足獨在君耳君曰吾不足民亦曰吾不足上下各自爲不足是君與民離也豈一體之誼是時魯國分崩三家富埒周公而公室孤貧不能收公禄於強臣之手徒剝膏脂于旣瘠之民亢道也故以恤民之說動之俾收拾人心則公室自張蓋君所與共國者惟民苟民與君一體雖強臣割據豈能抗其戴之主即魯事更張之會矣足與不足宜與百姓通豈可徒謂君不足而遺民乎百姓四語正是徹法本訓

孟子云徹者徹也徹者通也與則通誰與與不通公私一體休戚相關剝之象曰山附于地剝上以厚下安宅孤陽在上岌岌危矣聖人所以爲之計不過此哀公近憂而有若遠慮爲救公室非爲救荒而已及季孫以田賦使冉有訪于夫子夫子不對私于冉有曰季孫欲行而法有周公之典在夫子所謂周公之典卽有若所謂徹也有若言似夫子益信矣

周人之徹卽殷人之井地但授田有七十畝百畝之異以古今尺有長短也殷人雖井地地不可井亦必

此定然之理孟子教滕井而云國中使自賦卽

徹法也地可井則方里而井八家各私百畝同養公田以公田之獲納公稅不復稅其私田若地不可井則依井之法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照數授民田使自輸什一于公皆助法爲主而因地權宜用貢以輔助之所不通耳法均賦輕遠邇一體公私相通故名爲徹先儒据孟子云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遂謂鄉遂專用貢十夫有溝都鄙專用助八家同井周禮大國三鄉三遂國中地頗廣豈無一二可井者而皆用貢都鄙亦有林麓險阻紆曲不可井者而皆用助失化裁之宜所以三代而下

井田終不可行也

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誠不以富亦祗以異

主忠信者操持堅定神不外馳念念勿自欺則根本固矣由此應務是義必為不敢懷安天理所在萬變隨宜不憚轉徙根深而枝葉愈茂基厚而層累漸高日新月盛何德不崇乎人心之惑由于偏公則生明虛則生白不公不虛生于愛憎愛憎二者中䖏則顚倒昏迷愛其人惟恐不生惡其人惟恐不死夫生死

命也非人所能爲旣以己意欲其生又以己意欲其死造化本無私人情多乖僻惑莫大于不知天命于人實無加損于己適足見異詩云誠不以富亦秖以異言人鄙吝者實不足以致富秖以見異異怪也卽惑意苟能平心應物勿作好惡何惑之有

忠信自是堂堂者所少欲惡譸張亦是堂堂之病聖人視生死如晝夜恒情于二者最難破又以愛憎行之愈見迷惑智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善惡朝夕可改而生死一定不移豈可以人之生死行吾之愛憎乎若但云愛欲生如子願親存之類不爲惑今

其所愛如驕子嬖妾輩死而猶欲其生也但云惡欲死如討叛誅寇之類不爲惑今其所惡如孤臣孽子輩未死而欲其死也然此猶是兩人一欲生一欲死情之偏也至于一人之身有時愛之有時惡之而忽欲其生忽欲其死喜怒無常恩怨反覆於是乎有陰謀隱慝傾危變詐之事無所不至矣豈不惑之甚哉仁者愛人非不好生而理數分明豈私愛可長保至于死者雖或可惡而哀矜未忘豈以人死爲樂況人各有心我所愛未必衆愛我所惡未必衆惡天命靡定人所好天未必生人所惡天未必死今欲以私滅

公以人力奪造物豈若虛心以游乘大化之自然乎智者行所無事其必無是矣引詩以見人情可異程子謂當在齊景公有馬千駟之上因下章有齊景公問政疑錯入在此然義未爲不協也

惑重欲其死一邊好生乃惻隱之心聖言自分曉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皆因景公所不足而言然萬世治平之經無過此上四字名也下四字實也八字縱

橫開合。各有至理。謂君是君。臣是臣。父是父。子是子。可也。謂君君則臣自臣。父父則子自子。亦可也。謂臣當君其君。君當臣其臣。子當父其父。父當子其子。亦可也。蓋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父雖不父。子不可以不子。此天下之大分也

齊崔杼弒君莊公。而立莊公之異母弟杵臼。是爲景公。遂相之。及崔杼滅。晏嬰爲政。齊國稍振。而景公脫年好兵。多內嬖。大夫田氏强。田乞以厚施悅民。謀竊齊。景公知之。晏子言之。公弗能正也。庶子五人皆未立。將死而以所愛少子荼。託于國夏高張。是爲安孺

子田乞弒孺子立悼公田乞死鮑牧又弒悼公齊人
立簡公田乞之子田恒爲政又弒簡公而立平公田
氏遂有齊國過半三傳其孫田和遷其君于海上姜
祚遂亡是不君不臣不父不子自景公始也聖言若
燭照矣記者并錄景公言于後見其悅而不繹從而
不改此齊所以亡也粟祿也
君尊也字尹聲从口出令會意也或云君羣也羣下
所歸也臣牽也牽于君也字象屈服之形又臣堅也
勵志堅固也又男子之賤稱詩云并其臣僕左傳男
爲人臣女爲人妻又惶恐曰主臣主擊也臣服也言

覺服惶恐也○父甫也始生者也或云父矩也法度教率其子也古字作[illegible]从又象形以右手指事也又右手也詩云室人入又古又字作[illegible]象右手三指之形故父字从又子者十一月夜半陽氣所起也人承陽故以爲稱於文併足爲子象子在襁褓中併足之形又子孳也孳孳無已也又慈也中庸云子庶民樂記云易直子良皆慈意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子路無宿諾落

此章卽[illegible]所謂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之意片言無多言也折判也獄訟獄也爭貨曰訟論刑曰獄多

言亂聽莫如訟獄終日盈庭聽而不決子路剛果更無狐疑單辭片語直枉立判此豈囁嚅猥瑣者所能辦記者因記子路平日有諾立踐聞之斯行其果也如此所以片言折獄也且未及忠信明允人信服處蓋子路聽訟者耳非使民無訟者也下章以無訟承之記者意自分處朱子謂忠信明決言出而人信服則無訟之道矣

宿猶留也諾者承任之辭無宿諾卽聞斯行之也本與折獄無涉記者記其生平果決所以折獄片言也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此承上章見聽訟不足貴無訟爲難也唐虞三代之民未嘗無訟在上所以使之曰使無所以矯好聽者之失虞芮質成讓畔而返卽是使之無訟曰乎者不敢必之辭見其難也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存主曰居施爲曰行兩之字指政存主不難于忠而難于恒故曰無倦作事不難于敏而難于誠故曰以忠兩者皆要而居爲政本倦爲病根人若不倦自然精進倦則厭煩苦難必至苟且枝梧雖忠難久故無倦爲行先也學亦惟悅樂不倦倦與不忠皆堂堂者

之病皆生于不誠心不誠而矜奮于意氣故有時倦

鋪張于文爲故行不忠惟誠不息惟誠無偽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詳雍也篇多君子二字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君子之心欲天下同爲君子小人之心欲天下同爲

小人君子成人其心思懇切善巧方便無論平常勸

誨飭其人十分佳爭一分玷缺便不全到此更加護

惜十分不佳爭一分悔悟猶不盡廢到此尚思保全

苟夾持得一善人贊相得一善事無所不用其情苟

按濟得一不善人解釋得一不善事亦無所不用其情緣君子本有美而無惡遇美如時雨化生不將順不得遇惡如洪爐著雪不消煞不得小人有惡而無美故與君子相反兩言切透君子小人肺腸邢昺云君子嘉善而矜不能又復仁恕故成人美不成人惡小人嫉賢樂禍故反是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率以正孰敢不正

徐敎曰政方齊曰正人皆知政爲政而不知政所以名者正也正己而物正者也正人不先正己是表曲

而求影直不可得矣帥猶主也康子爲上卿執國政
而身親爲不忠不孝何以端百揆率羣下乎夫子諷
規數語明切簡直凡爲天下國家之主未有易此者
誰能無政而以正政者鮮矣曰孰敢者德威惟畏之
辭節所謂有恥且格也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
不竊

此章論弭盜之源葦心之化欲者盜之種也有欲則
思得不得則竊貴賤不同其情本一君子有欲不得
而竊乎國小人有欲不得而竊于家凡攘非其有曰

竊竊皆盜也苟誠也眞切之辭言眞是于心所不欲之物而賞予使竊必不肯爲矣蓋不欲則自不肯爲穿窬無穿窬之心民所同也存乎上教養之未養則凍餒切身不教則飢渴害志禁民不欲不可得矣故弭盜之方在使民不欲而已故曰衣食足而後知禮義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然不曰無欲而曰不欲何也非聖人誰能無欲能以理制欲斯可矣此因季氏竊魯康子奪適而諷規之舊解上不貪則民不竊恐未可幾也上廉而下貪者容有之矣聖人必無迂濶之言○若從舊解欲主

在上者言竊主民言蓋好利本同情君子萌于念爲欲小人發于事爲盜上之所欲者卽是下之所盜者也欲者盜之媒上者下之的上有欲必得可以無竊下有欲而不得惟有竊耳非眞君子未能無欲非極小人不至爲盜而轉移之機存乎上上旣不欲則自無橫征而民可使富有教化而民知廉恥故雖賞之爲盜亦恥不爲況又有以禁之乎上行下效上好下甚故無欲爲化導之本而至于賞之不竊則教化大行矣何盜之足患乎

按康子爲政在夫子自衛反魯之後是時夫子年已

七十爲國大老康子新進故篇中與季康子言多切直夫子自謂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固其德邵亦其齒尊爾○賞盜之事從古無之左傳魯襄公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閭丘叛歸魯季孫宿納之以公姑姊妻之皆有賜于其從者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盜對曰不可詰也紇又不能季孫曰我有四封而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爲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武仲曰子爲正卿而來外盜使紇去之不能庶其竊邑于邾以來子以姬氏妻而與之邑其從者皆有賜焉若大盜禮之以君之姑姊與其大邑

其次皁收輿馬小者衣裳劒帶是賞盜也紇聞之在
上位者洒濯其心一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徵也而
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爲下之所歸也上所不爲之
是以加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爲而民亦爲之
乃其所也又何禁乎按季孫宿季康子高祖曾事壞
于季氏聖言蓋指此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
對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
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無道謂不循理就有道謂驅民使向道也聖人於無

道之人哀矜之耳言殺便與聖心違康子執國之柄造命由己何必用殺勝殘莫如善善者不忍之良上以善感則導之卽行動之卽化矣蓋上操政權有風動之勢以下承上有草偃之機雖有勁草豈能抗風行之力雖有無道不忍悖善教之君如云殺爾民不畏死若何激之人所同得曰德卽善也小人與君子皆有之偃仆也

善者從容漸摩慈和汎愛之心欲善民善猶言衣冠可以化强暴也若以强暴行之民愚而衆亦以强暴應之矣善卽是仁仁爲元善體仁足以長人爲美里

爲安宅故曰善惟善足以服人究其事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是也原子淫刑作威夫子教以善如療方揚而洒之以淸泉也天道雷霆霜雪皆是殺機惟風之入物至柔而微故易卦巽爲風巽順也治至大順而極

草百卉也字本作艸象叢生之形江淮之間曰蘇關西曰草南楚江湘之間曰莽木植三百六十松爲長草植三百六十蓍爲長凡草木倒生禽獸橫生惟人順生故草木無知禽獸有知而不全人無不知草木一荄之細一核之微香色花葉相傳而生千載不變

蓋根幹有生死而其神未嘗死也安可謂之無知乎

○風諍第十篇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達通也與聞反子張問達求利達也夫子欲得其病狀而後藥之子張承問以聞對其症見矣故分別教之達者由此達于彼已爲主聞者自彼聞于此人爲

至達如水盈科而後進聞如風送響而無端誠偽之
別也達之根本在質直而其好義察言觀色慮下人
皆成此質直也聞之病痛在色取仁而其行違居不
疑皆成此色取也士浮靡變詐之習勝則根本虧故
質直爲先然木戇者或少圓通其質野而其直絞與
世齟齬必心悅乎義凡事順理因時制宜所爲質直
者又適方也然猶未敢自以爲是視天下人無一可
上視已無一可以先人人已之精神不可見而人與
我相接之言色可見察其言之應違觀其色之向背
務使彼我神情融洽一體無二而我之念慮隱微中

眞有虛己下人之心非謙讓之僞貌如此乃爲慮厚樂易之君子非骯髒任情自託于質直者也又非伺人眉睫以求親媚于世者也所以在家在邦無不通達利有攸往矣若夫求聞之術不過一假假者色取仁而已仁本在內而以色取則是在外不由內也內外分爲兩藉之行事全與心違由外之鋪張太甚故內之塡補不足空虛怯餒焉得不疑而彼欲欺人必先欺已驁然自是無復有觀察下人之慮故人惑于其色取之似又見其自信之決在邦在家亦必有稱述之者矣然其去達甚遠此子張所蔽與所不足也

故藥之
好義從天眞人無適無莫而生機疊疊自不容不察
言觀色自不容不慮以下人卽日用倫物間每自覺
虧欠文王望道孔子不厭豈曰不疑色取仁從矯强
入但粧演瞞過卽休何暇自疑一片荊棘城府豈肯
下人與君子冲虛和平之實自相反察言觀色處卽
是慮下人察人言色時卽己之言色溫恭可知人己
交暢和氣流通夫子溫良恭儉讓是也若之不疑小
人欺世巧術硬執不慗沮劣能動人疑猶皆禮婦疑
立于廟西之疑不正相向日疑居不疑者旁如無人

倨傲之狀孟子謂鄉原自以為是皆用此術

聖人處世不貴剛强故鄉原襲其似以亂中行鄉原不可為而世儒遂以剛直為士氣又非也此章所謂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者也達好義聞取仁義主嚴毅樸質直者好之仁主慈和故巧令者取之好義由中出而慮以下人義內而仁亦內也取仁由外入而居之不疑仁假而義亦假也意自互備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脩慝辨惑子曰善哉問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脩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

舞雩祀天禱雨之處有壇場下卽壇下樊遲好近鬼神因事天而問崇德因禳災而問脩慝因鬼神而問辨惑夫子善之以三事皆心也直心曰德匿心曰慝惑心曰惑夫子各本諸心教之崇德者專心致志爲所當爲勿算功計效苟念分則事不專而中輟如方行孝卽欲成孝子則孝終不成但專心爲子所當爲之事初不知己之爲孝則孝道又自崇矣凡學問皆然是謂崇德慝者惡之匿于心也私欲盤踞根于習氣緣于情識無始以來病根卒然難拔須如攻敵之猛其流注細微難辨須如攻器之精苟神明少弛撿

黠或疎節暗長不覺何暇更指摘他人似此專一乃爲脩慝人心靜則覺虛則靈血氣僨作則神明昏憒偶然小忿輒轟騰暴起天君失主性命不顧以至殞身喪家禍延所生豈有不共之仇何至於此惑莫大乎是辨惑者懲忿而已此與告子張愛憎之偏皆氣壹之蔽志也忿字从心分聲怒字奴聲分者引之去奴者失其主故迷心莫如忿怒顏子不遷怒所以知幾家語子云匹夫不怒無以亡其身可不戒哉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樊遲未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樊遲退見子夏曰鄉向也吾見

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
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皐陶不仁者遠
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
此章言治天下之道智以行仁而已孟子云智者無
不知當務之爲急仁者無不愛急親賢之爲務仁之
親賢卽智之當務也夫子告樊遲愛人爲仁又告以
知人爲智仁智皆以人言之能愛又能知智至卽仁
至未有不哲而能惠不能官人而能安民者也樊遲
未達非不達愛人之仁也未達知人之智耳當愛者
人當知者又人其用明精別處恐其有妨于合愛之

量也故夫子以舉錯化枉解之而遲所疑在知謂夫子舉錯之說專言智耳於用愛之道終似未廣退而問子夏子夏不意遲兼問仁秪覺此言非專為知發者引舜與湯之事解之語及不仁者遠遲始悟化枉為直而仁在其中矣蓋仁智大德也舉錯大權也是帝王用人立政之本虞書皋陶謨云在知人在安民禹曰知人安民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夫子之言蓋本諸此故子夏引舜舉皋陶明之

仁曰愛人智曰知人愛與知在心而人在天下天下不離吾心吾心通諸天下人己感應動變合外內之道道固無有大于仁智者矣帝王化成天下不外此子夏所以數其富也能使枉直非但激勸激勸其小者帝王憂世為天下得人治水播穀勞來匡直得賢輔理以致天地平成四方風動所以為仁包括甚大宜樊遲未解也樊遲祇見得分人以財教人以善之仁故疑知人防愛人舉錯化枉只疑是智邊事耳皐陶為士伊尹為阿衡皆有舉錯之責皐謨陳九德伊訓訓三風十愆皆舉錯之事故能化枉為直周公

作立政告成王亦惟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克知宅俊乃無誤于庶獄二帝三王爲君皐陶伊尹周公爲相舉無易此道者子夏聞言即解所以深于典謨而稱文學之士也

湯之於伊尹學焉後臣商廷固無如伊尹者舜五臣皆聖而獨言皐陶皐陶爲士古典獄必以士獄官曰士曰理虞廷士而理惟皐陶故禹所推遜亦惟皐陶讀皐陶謨而其人可知初禹欲禪位皐陶而先卒故薦益于天益即皐陶子也

湯子姓契之十四代孫名履稱天乙者商家世系之

號也湯則當時臣民號之也湯之言蕩也謚法除殘
去虐曰湯或云湯者攘也攘除不軌也湯壽百歲踐
祚十三年則伐殷年八十有七矣
皋陶一作咎繇少昊之裔其父大業取少典氏女生
陶于曲阜偃地賜姓偃舜以爲士典獄封于皋曰皋
陶其後裔封于英六春秋魯文公五年楚滅六滅蓼
臧文仲曰皋陶庭堅不祀忽諸註云皋陶字庭堅或
云非也皋陶少昊之後庭堅高辛氏之子六皋陶後
蓼庭堅後也蓋皋陶後有舒蓼與蓼異舒蓼偃姓蓼
姬姓宣公八年舒蓼始滅荀子云皋陶之狀色如削

淮南子云皐陶瘖而爲大理其裔世爲理官逃難伊墟爲李氏是老聃之祖也故後世謂理爲李云

伊尹名摯有莘氏女得嬰兒于空桑之地居伊水之因以伊爲氏長耕于有莘之野樂道不仕湯使人聘至以爲宰尹即宰也論素王九主之事湯尊以阿衡阿倚也衡平也言倚之以爲平也相湯伐夏遂有天下壽百有二十歲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谷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無自辱焉

同師曰朋同志曰友朋疏而多友親而少于文二又相順爲友古又作彐象手有佐佑之意所謂莫逆也

友有大過必推赤告語猶恐言直而不入須善巧開導令樂從蓋忠告易而又善道難情懇則語直必視他人事不切己誰肯多方委曲此實有相關至情乃能如此宜無不見可者矣茍其人猶不可是自暴自棄怙終不悛者不宜强聒止焉可矣蓋在我已無不竭之忠無不盡之情而猶不止非但言數取辱徒過大行虧與之爲友能無傷乎止猶事君不可則止之止絕交也至是始絕交乃見善友蓋友非泛也

道義相期肝膽相許 刑善榮

厚相關德業相成過失相規乃稱友至是所相期許者皆不行故不得不止今人所謂友勢利酒食面是背非朝秦暮越原不可稱友臨事安得有忠告善道原不以正合何待不可乃止此答問之意在言外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聖門之學求仁而已以文會友者將資友以輔仁也文謂古訓也以文即博文也輔仁即約禮也孟子云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羣居終日無非為講道肄業而所以講道肄業者又非資辨博而已將以開發吾茅塞之心充養生生不息之良輔翼吾仁耳

爲仁由己而觀摩薰陶常賴良友天機以有所鼓舞而後暢義理有所商量而日新中人之性必借夾持蓬生麻中則不扶自直孤陋寡聞而能進德脩業者未之有也以子夏之賢而歎離羣索居聖人亦以朋來爲樂況其下者乎故曰朋友第二我也